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鄒南張 岱著

陳謬陳祚列傳

陳謬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奏事聲
響甚大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上每呼為大
聲秀才謬為人剛介不能恆譎嘗以直諫觸禁上
命坎瘞之露其首謬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為大斃所
苦瘞者問故謬曰叱嗟若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寃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反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
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官奏事忤旨落職罰俸象房
同事者倩人為之皆畢功降職去謬無錢可倩手治
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為謬念其慙直命復
官數年間凡郡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
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常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
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頃之有白
烏乳庭樹謬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尋忤執

政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奏最改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王選輔導廷臣推諤上曰大聲秀才何在此人為輔導當易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以老乞歸正統九年卒

陳祚吳縣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為河南叅議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畊力作者

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疏請薄嗜欲除游幸審
忠邪因勸上讀大學衍義上大怒曰嗤蠻子朕
不讀大學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
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書不讀也上意解乃逮
其父母妻姪闔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鎖撫婦女
下浣衣局父母庚死藁葬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
事又下獄出入劾法司亂成法又下獄正統元年
上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藁葬且

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
有曰古人立德必以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
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
臣而求為順歸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
自當授諸四裔尚可列諸朝士加之官爵耶 上嘉
其誠詔許之御火河東薛瑄重其顯親以忠感君以
孝作文送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閩人素畏昨相戒
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祀

謂其嘯禮不經悉毀之以其材治學宮修官舍闕人
謂之都料匠祚偶得寒疾不理事民有曰山藻柳題
神烏係之公屬乎神亦自厲之既沙有盜起巡按藩
臬皆被罪祚獨以疾免民復謠曰拒祚貉覓公我糧
服公毆我青自求多福居闕七年：幾七十懇疏乞
骸骨歸自號退翁閉門卻掃不接襍賓不談時事卒
以是終

石匱書曰文廟時文臣忠直不以刀鋸枉枯二其心

者三人焉李忠文時勉陳京兆諤陳金事祚東坡謂
劉元城為鐵漢三人蓋近之矣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鈕南張 岱著

交趾死事列傳

劉儁江陵人父從政夢天降赤幟上大書一儁字是
夕生于遂名曰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
筆成文辭藻蔚起洪武乙丑舉進士授翰林掇兵部
主事建文中遷右侍郎成祖登極遷尚書叅英國
公軍征交趾獲元亮班師賞賚有差六年餘孽復起

上以僞聲威叅大將軍黥國公軍往勅僞好出奇謀
親冒矢石輒有奇捷一日以前軍得捷輕騎往遇颶
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勢孤援絕遂陷賊圍脅
之降僞罵賊曰劉尚書死天朝豈無劉尚書王師復
至爾輩死無噍類矣口誦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滿淚襟遂遇害事聞上震悼不已後
仁宗繼統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僞從征交趾
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畫節於夫尚有

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贈：僞太子少傅謚
愍節官其長子為給事中

陳洽直隸武進人讀書力學淹貫群籍洪武中以薦
起拜給事中奉命點事過目輒議其面且記姓名不
忘再至輒苦之洽父以直戍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
觸蠻瘴胃陰五千里竟負骨歸至烏兵部尚書茹璫
薦洽才可大用起授文選郎中 文皇即位擢吏部
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趾黎季

鞏構逆命洽馳往調士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趾平
召還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以
洽叅軍務遂擒梁旺簡之而還時北鹵犯邊上親
征命洽同張輔練兵塞外辛丑往鎮交趾能輯和其
民夷人安之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
侯李彬鎮交趾無寧布按三司事宜德間黎利叛城
山侯王通帥師討賊洽仍叅贊焉是冬十一月通下
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

方畧通忽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通師敗績洽不肯退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了無怖色既而墮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今日我忍偷生忍恥者耶左右皆奔潰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十人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賊歎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

御史巡按浙江尋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
江知府怡民如子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
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日賊增兵
攻城城中食盡遂陷兵民千餘人盡歿闔無一人降
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女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
其家

何忠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永樂十九年三

災求直言忠慷慨言事出知政平州居官以廉慎著
名寧橋之敗賊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洶王通詭謀
與賊和且言朝廷宥其罪黎利遣頭目陳渭老奉表
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勝同渭老入朝請款密表
請益兵征勦事洩忠勝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才
識誘令從已忠不聽以刀鋸脅忠曰從則生不從且
鋸汝忠頓目裂眦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寸
磔汝以報朝廷肯從汝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逼

勝之亦不屈俱遇害詔贈官復其家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三年以都指揮征交趾黎利
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衆
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
老婦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將精銳不
時出城撿擊焚其攻具城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開
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衆來石矢如雨任百計脩禦
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
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并力攻圍以雲梯登城
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入任
等竭力與鬪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馮智大
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
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石墮書曰班定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泰山之側

之婦人哭其舅其夫其子之死於虎畢竟近虎者之
死虎易也五臣之死交趾可鑒矣則虎之為患也

宣皇帝一旦毅然棄之虎自虎也奚患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八

明 叙南張 岱著

陳山張瑛列傳

陳山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于鄉永樂初
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
十年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
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
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無謹身殿大

學士入閣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上親調藥酒賜之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能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涸命山輟機務專授內監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于塗年七十

張瑛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

訓導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冊
立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 仁宗嗣位陞行在禮部
右侍郎宣德元年轉左庶學士入閣二年陞禮部尚
書五年以瑛行事與山相類于外議調南京禮部尚
書正統元年卒于官

石匱書曰太祖罷中書省而立政府儼然坐而論道
之三公詎可以不學無術之人圖謀其間哉 宣廟
一語燭奸滌除政本所見甚遠所全甚大可為歷朝

立相之法而猥至 思宗連拜三十餘相而訖不得
一相之力嗚呼畊莘版蔡相豈在多人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九

明 鈕南張 岱著

劉球列傳

劉球江西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信尋為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嚮答聲如影答形國家

成敗興亡靡不繫之系穀而太戊政雉雠而武丁德
早愍而周宣懼三君遇災修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
雷震奉天殿鷗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
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
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而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
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
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薦精一之功極修
齊治平之道二攬權之下移甯人政也太祖太宗

畏民勅天日視三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
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臣願陛下守二
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母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
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
內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臂錯踵受事陛下察已
詢人親遠微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秩
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
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

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弗龍五嚴覈吏近考察吏治
責成布政按察二司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
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
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
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
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因
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寔繇之竊謂一切刑獄

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叅聽；不如初罪初聽者
又碑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
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罪營作土
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斷京師興作五六年矣
雖不煩民顧皆役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
人勞不蘇是宜急罷八寬逋賦比四方灾荒乞減租
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寔惠流役失業寔
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寔量減安養流民毋

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
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人遣定西侯蔣貴總楚
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為
言果生得首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衢而
彼且挾為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各立其勢坐大
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
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為逋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
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

謂宜召還蔣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驥遣
諭緬甸斬獻寇首即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令思義發
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三夷許以小職使仍麓川
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修武備比年
北酋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莫若
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工各
厥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將定
召募以求武勇廣屯田收中益以厚儲蓄此十先者

皆今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在於此陛下
設誠行之殿宗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昧死
言初麓川之師寔王振興事球疏言之振業大恨矣
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藉振寵甚張球獨
易之至是譏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二章蓋
詆公也振方食擲箸於地曰必殺之會球疏中有太
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
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之

地并逮球乃於陛前粹球去下錦衣獄一日遲明錦衣指揮馬順攜一小校持刀推獄門入球方與璘共卧小較前扼球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較刺球頸出血順前趨仆之相與支解掘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鉞釵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入櫬小較者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豈而哲比見九疇疽而瘡九疇驚曰何頻改也小較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往銚鐵爲皇今

當不復能見公矣。公何死而馬順子從廷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為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遍遺諸公。且臺烏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諡忠愍。鉞鉉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叅政，鉉雲南按察使。

石匱書曰：終振之世，以直臣見殺者止一劉球。而球頸如一刀，血淋被體，便有天而血鬼夜哭之慘而行。

堯小校聞球為忠臣即愧悔知死則是忠愍之一刀
猶是上古之祥刑而殺人之人猶是三代之遺直也
及至魏璠之橫血痛肉拊活剝生吞而殺人者與殺
人媚人者毫不動念欲如王振之殺人又不可禁及
已悲夫

石匱書卷第九十也

明 劄南張岱著

于謙列傳

于謙者其先河南人也先世仕元為杭州路總管老
於杭遂為錢唐人謙七歲僧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
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時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
諸生謙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
奇計為諸生時習容止軌範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

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為御史講 高皇帝大誥御史
撤坐避席跪而聽謙久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毫每奏對 宣帝前 帝為傾聽是時顧端肅公佐
長臺事其御僚屬嚴獨才謙謂已勿若也按江西丰
裁犀利擊必臣堅嘗辨一誣獄出冤死者數百人藩
國挾和買為市廛害謙案懲之不少抑歸復按捕私
陂權倖歛踪戒不敢犯危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

面縛降造次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
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帝大悅賞鈔幣與大
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帝手
書謙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
時年僅三十三謙感帝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
父老以便益病苦其在山西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
史不能至往旣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
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

當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下以是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
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大驚
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索金
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
惟有清風而已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
三楊前後卒中貴人王振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嘆
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

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
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
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會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
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大理寺
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
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
瑄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稍饒然尚托
於中貴人振未能大展正統己巳酋酋也先入寇王

振袂 帝下詔親征謙與鄭瑆連乘輿力諫不聽瑆
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
師大震太后命邨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群臣彈振罪
甚急王命出侯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即族
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侯也因伏地大哭錦衣指揮
馬順叱衆擊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
屢起欲入譙直上陞掖止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閹
王閹皆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命武士鉞者

前武士執鉄前命曳二閣撲殺之肆之華門之外譁
稍止未班譙復白王請赦衆罪王乃命群臣曰王振
有罪當族之當白太后順罪亦當死順者勿
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過中譙袍袖皆裂
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太
后聞而嘉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譙謝弗允乃
上言危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
亦不宜濫卹報許譙乃與群臣請卹王即真遙尊

上為太上皇帝是時北征將士十七八九器械畧盡
京師人心洶々侍講徐瑄倡議南遷譙慟哭於廷曰
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
皆在京師一動大事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俱
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國賊不道驕
滿亮驚勢止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邇者三營精銳
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驚不能執戈戟至急募義勇
集民夫更河卒寔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盡

夜作郭外之民徙寔內郭使鹵毋據壩上之倉散之
以代官祿使鹵無饒乃謂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
櫓治嶮塞出石亨於繫赦楊洪罪召柳溥而使之共
治軍也先送 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
金帛迎余君下廷臣議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
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也乃提兵二十二萬壁於
德勝門外鹵見兵盛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示之弱鹵騎未薄發伏敗之孫鏗毛福

壽亦敗之於西直門譙使謀上皇駕遠夜令人
架炮擊之死者千計鹵遂退進少保總督軍務先是
也先擁上皇至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鹵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
語鹵如是及至都城都城之士登陴而語鹵亦復如
是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則上疏曰也
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可
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聞鹵勢方張我

遣指揮李鐸岳謙齋金賂鹵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
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結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
鹵營不見乘輿返夫中國與鹵不共戴天若必從和
背君忘義莫此為甚且鹵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
之則難饜遠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後契丹
挫敗欽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
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
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

窮迫國若稔惡鬼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肄士加之
奮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鉅權而服或皇天厭亂列
聖有靈國知不利及面納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若
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謂萬不可也謙
之與群臣請立 景帝也鄭公孫甲之謀以為 帝
與 上皇義兄弟得絕國乃 景帝因之不渴 上
皇乃國六因 帝不渴 上皇以為抱空質而不義
中國乃歸 上皇上皇入塞 景帝猶曰國詐謙曰

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子加譙太子太傅諸公卿皆一辭譙獨再辭已已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譙而世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銜之帝復賜譙闕西甲第譙固辭不許乃置帝前後所賜璽書袍鍱冠帶弓劍

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僅視而已謙多寓直房
以便朝謁一日疾壅帝為親幸萬歲山伐竹為漚
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
歸詔免朝謁及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
內甲士迎上皇復位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
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謀帝策王子都
御史蕭維禎責薄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
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力謙曰無庸

石亨有先意奏論死帝猶豫曰于謙寔有功奈何
徐珪者改名有貞與亨比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
為無名謙遂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川都督同知
陳逵獨收謙屍塋之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
體毅然仕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
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就當
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勲庸國戚若嬰椎視士類
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

將歛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因銜之及其迎上皇復位因誅之以為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盛甲袍帶而已京師人為之語曰驚鷺永上走何處尋魚噉於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亡何汝言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廉濇不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累若是時石亨侍下首而慙頃之有邊警帝憂之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不令鹵至此帝默然謙死後于冕在戍

所夢謙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
見形於 皇帝翌日冕果喪明會奉天門災 帝臨
視謙形見火光中 帝憫然念其寃乃赦冕歸人夢
謙還其眼光目復明 憲宗立詔復官遣行人諭祭
謙墓復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其文曰卿器備儒傑
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寔憐
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冕終應天府尹修而有文不予

以其族人允忠之子為後襲杭州衛副千戶弘治贈
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萬曆中更謚曰
忠肅

石匱書曰已已之後不急奉迎 太上為 景帝疾
乎不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繇不急迎也特不可
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
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
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

儲罪忠肅何其忍也

又曰于謙者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以功名為富貴資常事而作為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夫英宗之出狩而復辟也以社稷景帝之立也亦以社稷祖宗在上臣無二心可曰功在景泰者為天順謀則未忠功在天順者為景泰謀則未忠哉變攝謀自然之情形為奪取反側之狀而捷居功徐有貞石亨所為自求口實者也謙何知哉英宗曰于謙

實有功斷案已定而有貞進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
為無名情謂不名以奪則無功不殺謙不得寔其名
曰奪一語本色不覺已狀譙寃矣於戲忍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一

明 釵南張 岱著

李賢列傳

李賢者鄧州人也李於鄧為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
八人同居者賢舉宣德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
鶴數十旋繞廳事布政李昌祺酌酒曰榜中必有名
世之士癸丑成進士命察蝗河津得見薛文清公留
心性學英宗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

未有奪赤子食養禽獸者切見韃靼降人朝廷授其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令其人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寔支一石韃官則寔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當漢官十七員半矣冗食橫賜其何以堪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寔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已之變達官洵：潛謀應國賢言始驗是年授吏部驗封主事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已已

秋國寇大同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

景帝監國詔議禦園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其法甚脩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命考察四川有司不職還京改戶部賢上言也先弑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聽其謀和貢馬浚削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々寔非長策乞勅邊臣練兵觀隙于少保壯其言請以賢疏勅勵邊臣明年轉吏部右侍郎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無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為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寔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衆間言上領之即留為吏部左侍郎上既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為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

淵閣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
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
而奏對間誤正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
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
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
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
誠賢取與辭受不為庶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
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信

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各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
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

陛下問卿問武臣曰陛下問卿時自舉則曰臣所

知如是陛下召卿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

三楊用事勅方面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

下要職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

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上

裁而天下以為不專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

立察見賢承謫斷一處以至公上益薦委焉石亨
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
賢迎復事賢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
問故賢對曰今其時景泰不歸天位自屬陛下文
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宴然有之何用如此勞攘
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
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陛下何地邪
陛下業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

歸向今為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姪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閑住凡繇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邪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著僞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復以群小為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 上竦然大悟
詔革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欽大長安門
發兵為變擊傷賢首及耳須臾欽敗賢上疏請急釋
脅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卹之詔罷不急
之務 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累傷入慰勞之賢
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
權奸相繼自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
勸之設刑社之夫臣下進言皆為國家無益已也不

但無益人恐得罪是以明主奉，惟慮不聞獨奸邪
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為遂命於
誅欽詔內列款求直言加賢太子太保七年二月晦
空中有聲賢密疏妖鼓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

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先行賢又請罷江南跋匹磁器
之後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

上悉從之時錦衣門達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
賢右顧則命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求幽隱索取貨賄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間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脩道錦衣官校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寺序班索朝覲官財物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人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詔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為詐不然何趨也達繇是銜賢次肯百

計招拾上心疑焉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
故驕悞熏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恩自
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表彬事言上
窮治之且欲陷賢得倭漆匠楊塤以免語在袁彬傳
中八年正月禁中有讒言謂太子不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一日上不豫卧便殿召賢問曰今細務具
舉而大事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
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
上足泣上亦泣諫竟不得行憲宗即位進少保
華蓋殿大學士門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邊衛科
道官重劾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揭匿名帖內府及
都城內外以謗賢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庸謬蒙
先帝拔用惟思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
害於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生平無
取怨惡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嫉皇上即位以來

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
決置退不許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
賢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黃緣者復紛起賢
入言曰自曹石邀功人以得富貴之易覲覲者惟幸
朝廷有事宜早治之莫若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
改葬以雪幽枉則人言自息上從之二年二月遭
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林興與偕抵家

襄事即從上道五月還朝再辭又不許修撰羅倫疏
論其奪情非禮謫為福建市泊司提舉王翱尹直引
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
亡何疾卒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居常論楊
文貞之為相魏宋公卿者二人王文正以張師惠造
門抑之終身而文貞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
申救而文貞不能當其為相福隘更甚不能容一羅
倫至死後倫始復官適學士陳文公卒時人為詩吊

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

石廣書曰以巨斧擊冰則不入以針輕叩之則隨意
之大小而自解李文達之進言是也以火煨鐵、僅
銷而不融以泥淬之則隨意之厚薄而自屬李文達
之得君是也文達之初諫達官用急着諫邊防用先
着頗不相入及大拜之後但用應着用鬆着用不着
意之間着剛果之主自倒入其懷中而不疑焉蓋其
得君之巧大似唐之李鄴侯而妙用閒情水乳忽合

即文達自亦不得而知之也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九鳳嬉堂